

第十三课 纳塘寺与《修心八颂》源流

〔前世世系篇：桑浦寺·萨迦白兰王（元代·1312 前后） | 地点：卫藏桑浦·后藏〕

上一次讲到纳塘寺(Narthang)。最早的桑耶寺大藏经,是由莲师、毗玛拉米扎等印度、西藏的伟大成就者与班智达们所集结的经典;可惜历经几次战火劫难,原典没能留存。我们如今能看到的《甘珠尔》《丹珠尔》,其源头正是纳塘寺重新集结的那一部。

历代不论哪一位大成就者或上师,都公认这个重新集结的版本最贴近当初桑耶寺的原著。纳塘寺在编纂时下了极大功夫:广泛收集不同的经续经典,重新汇编整理,做了大量校对,并极为细心地把集结来的各种版本逐一详加比对。当时纳塘寺的大师钦·南喀查(Chim Namkha Drak),上一堂课讲过,是藏区公认的一代宗师。

祂在经教上集众家之长,前后的师徒也都是整个藏传佛教界公认的圣者,所修学的智慧不偏于一隅。藏传佛教早期,各教派之间还没有那么明显的界线,而是各派都在慢慢发扬。许多后来的教主、开宗立派的成就者,都曾慕名去亲近各派祖师学习。

不论是宗喀巴大师、觉囊派的笃补巴大师,还是萨迦派诸位祖师,在显宗教理的学习以及修心口诀方面,大家都毫无疑问地推举、公认噶当派为首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宗派,其教理、教义、禅修与修心的部分,没有一个不受噶当派影响。每一派都以承接噶当派的经教、理论、口诀、因明为傲,视之为最殊胜、最清净的传承。

纳塘版《大藏经》集结、完善了过去桑耶寺的全部经典,又从中做了大量校对。这份功勋,许多伦理学家、历史学家都归于炯丹·日佩热智(Chomden Rigral)与其上师前世——也就是他们所称的「师徒二人」。我们今天还能拥有《甘珠尔》《丹珠尔》这样的法宝、里头又有那么完善的内容,都来自这两位大师一生的奉献与加持,是他们为我们留存下来的瑰宝。

(译者注:此处的炯丹·日佩热智,与第十一、十二课提到的纳塘手写版大藏经编者「炯丹·理佩热智」应为同一人,音译待统一。)关于炯丹·日佩热智的专门记述并

不多。我们能知道的,大多得从它的弟子乌巴·罗萨或其上师的传记里,以及纳塘寺的寺院历史中,才能窥见一二。

此外,《智者喜宴》里特别提到,乌巴·罗萨还去过汉地(原文作「甲 Gya」,指汉地、中国),在那里得到关于戒律典籍方面的传承,把这份传承接了过来,并对这些论典做了校对、编辑与撰述。所以藏传佛教从不会说「我是自己民族、自己地区的宗教,不承认别处、贬低祂派宗义」。只要传承清净、来源如理如法,历代祖师都相当重视。

这一点后面还会提到:仁珍才旺诺布大师对汉地传承的佛教也很有兴趣、有信心,后来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研究。《智者喜宴》后面提到,由钦·嘉央(Chim Jamyang)大师出资,让乌巴·罗萨大师与当时的译师们有余力从各地收集大藏经原典,从而创建了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《甘珠尔》与《丹珠尔》,此后在藏区广为流传。《青史》也记载,这位著名学者乌巴·罗萨是布顿与钦·嘉央两位大师的弟子。

乌巴·罗萨整理了佛经的眷属与译师讯息,把不同论作加以分类整理;钦·嘉央提供各方面资源,委托乌巴·罗萨等人收集、制作全部佛经论典,最后安置于纳塘寺。由此可知,乌巴·罗萨的主要上师有两位:除了布顿,还有钦·嘉央。布顿本身也是炯丹·日佩热智的大弟子,曾在日佩热智座下学习成为其大弟子之一,同时也获得钦·嘉央的认可。

乌巴·罗萨在自己所着的《宗义明辨》里,也承认自己是钦·嘉央的弟子,并写了一段赞叹:「祂以无量辩才、智慧明灯照亮佛法,驱散一切黑暗邪见,是释迦比丘。」从这段文字,可以感受到祂对钦·嘉央的敬仰。所以就分工而言:炯丹·日佩热智负责整理纳塘大藏经的重要讯息与细节;钦·嘉央负责整个庞大工程所需的金钱与资源;而最辛苦的苦力活——四处收集、回来校编——则由乌巴·罗萨与另外两位译师努力完成。

钦·嘉央自己的详细记录也不多,不算全无,但不算多。以祂的身份地位:约在十三世纪、公元 1312 年,祂受元朝仁宗皇帝邀请前往蒙古,成为当时的元朝国师。历史上对此记载不详。

但在著作中祂自承,大弟子除了乌巴·罗萨,还有炯丹·日佩热智(此处提及的「仁珍才旺诺布」应为口误,年代不合)。日佩热智自己留下的著作也很多,文集共十六函、近三百一十余部,后来由弟子集结、安置于纳塘寺。据说祂编辑的部分后来做成木刻板,在西藏广泛流传。

有些功勋在祂本人传记里没特别提,但其他学者的研究有专门记述。而祂的大弟子钦·嘉央,虽是日佩热智的心子、也是乌巴·罗萨的上师,据一些史料记载,年轻时颇为顽皮。有一次日佩热智正讲授深奥的显密教理,钦·嘉央调皮起来,把衣服反着穿、装成鬼怪模样,跑去吓唬日佩热智。

日佩热智当然没被吓到,可这举动让他非常生气,认为对法不敬,极为不悦。后来钦·嘉央虽然忏悔,说并非故意惹上师生气,还是被日佩热智严厉批评斥责,并被赶出现场。此后有一段时间,钦·嘉央就回到自己所在地居住。

藏传佛教对此本有讲究:法会、诵戒、迎请上师、祝寿法会等庄严场合,衣服不可反穿——反穿有「颠倒缘起」的过失,被视为极为恶劣的行为。我以前在佛学院也常这样,主要是懒得洗衣服,怕脏的地方露出来,就反着穿,结果被指责过好几次。所以这是不行的。

像在上师的祝寿法会,或迎请、送别上师时若反穿,据说有「逆上师」、缘起短的说法,缘起上仿佛在诅咒上师短寿。所以法衣尤其不该反穿,这点要知道。钦·嘉央就因这一次的事被上师赶走,过了很多很多年才回去。

后来祂受元朝皇帝邀请去了蒙古,并获皇帝赐予封号。不过祂这个称号要说清楚:元朝王室赐予大师「班智达」称号时,有时并非真的在各种经论学识上遍知、得到公认,而更像一种荣誉头衔;这与藏传佛教由众多大学者公认给予的「班智达」有别——一个是荣誉,一个是真才实学受同侪推崇而得。钦·嘉央主要是元朝皇帝敕封的「班智达」。

但在学问上,祂对《俱舍论》贡献很大:我们现在讲的《俱舍论》解释与《现观庄严论》,正是祂在元朝王宫中完成的。其间祂还写了《释量论》的注释与摘要。后代一些学者称赞,钦·嘉央对《释量论》的解释写得特别好,评价很高。

有史料提到, 衲到元朝皇宫后仍惦记着师父日佩热智。《智者喜宴》记载, 衲曾送珍宝等贵重礼物回寺庙供养日佩热智, 可日佩热智还是很不高兴。最后他改送中国的茶叶、纸张、朱笔等, 日佩热智才高兴地说:「嗯, 我这个弟子的心, 还是有一点智慧的。」

」由此可见, 日佩热智身为大比丘, 对金银财宝完全排斥、不受也无所求, 所以弟子拿这些来作忏悔礼, 衲反而不悦。而茶叶、纸笔就不同了。对日佩热智正在做的事——集结大藏经这样的佛行事业——纸笔至关重要。

古时纸笔不易取得, 算是奢侈品, 却是收集佛经不可或缺的; 日夜研究又极为伤神耗力, 也需要提神的饮料, 也就是中国的茶。所以钦·嘉央供养这些之后, 上师才欢喜。钦·嘉央自己的史籍里提到, 元朝皇帝还邀请过日佩热智入宫, 并给予许多赏赐。

但后来许多学者指出这段有误: 一来时间对不上, 与当时邀请的皇帝年代凑不拢; 二来日佩热智一辈子都没去过元朝。再者, 资助编辑纳塘大藏经的物资, 也不是元朝皇帝直接给的, 而是靠钦·嘉央的关系去收集、供养而来。这些在大部分史籍里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与厘清。

总之, 今天这部分是上一堂课之后, 上师又传给我、需要补充的内容, 所以在此把上一课再补一补。纳塘寺对整个藏传佛教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与重要的历史地位, 这点我们已经知道。讲到纳塘寺, 就不得不提另一座极为重要、却很少人知道的寺庙——桑浦(Sangphu)。

我们大多只知道桑耶寺、大昭寺、小昭寺、布达拉宫, 再多也就是色拉寺、扎什伦布寺、甘丹寺一类。但除了桑耶寺, 对整个藏传佛教影响最巨大、非提不可的, 就是桑浦寺。桑浦寺不只是噶当派历史上一座重要寺庙。

可以说, 我们现在整个藏传佛教的佛学体系、辩论体系、学位制度——这一系列关于显宗经教与学制的源头, 都从桑浦寺开始。跟纳塘寺一样, 后来成为各派领袖、祖师的许多大师, 过去也都曾在桑浦寺学习。桑浦寺的历史比纳塘寺还早数百年, 甚至可以说纳塘寺也是从桑浦寺分出来的。

这部分是上师特别交代的，他说桑浦寺非常重要。虽然跟才旺诺布传记本身关联不算大，但就整个藏传佛教史而言，祂的重要性不亚于桑耶寺。藏传佛教有前弘期、后弘期，或旧译派、新译派之分。

桑浦寺可算是新译时期、后弘时期最根本、最重要的寺庙。祂的创建者，就是俄译师(Ngok Lotsawa)。俄译师有「大俄译师」与「小俄译师」之分。

大俄译师俄·勒派西绕(Ngok Lekpe Sherab)当初亲近了阿底峡尊者，得其教法。据说祂是赤松德赞座下一位大臣的后代，家族本属宁玛派的一个咒师世家，佛教修证的家风极为浓厚。祂长大后遍学各种经教，并在阿底峡座下修学。

当年迎请阿底峡时，同行者中有观音菩萨化现的仲敦巴，一起去迎请了尊者。此后祂在阿底峡座下学习，成为其弟子之一。离开阿底峡后，祂建立了桑浦寺。

据说桑浦寺的缘起是这样：有一次祂随阿底峡路过此地，尊者问祂：「你看这块地怎么样？」俄译师说：「我看这地很特别，风水极好。」怎么个好法呢？

整片地呈现出八吉祥的形状，中央像有一枚右旋的法螺，天空中常显现金色珍宝、法轮的瑞相，四周山势看去宛如众多诸佛菩萨，是难得的圣地，若在此建寺必定极好。「但现在因缘未到，你要秘密地筹划，等缘分具足再建，在这之前务必严格保密。」正因这个缘起，寺庙建成后取名「桑浦」，意即「秘密」——为了秘密筹划、秘密建造而得名。

(译者注：桑浦，藏文 gSang-phu，意为「秘密」。)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，等一下再继续。在觉沃阿底峡尊者《信心入门》的传记里，也提到俄·勒派西绕。

里头说，祂在成为阿底峡弟子之前，阿里古格王曾派祂到克什米尔学习当地佛法经教，成为学者；后来又与著名的大译师仁钦桑波一同翻译了许多经教。等阿底峡到拉萨时，祂成了尊者极重要的一位心子。之后，俄译师以《量决定论》和《慈氏五论》为基础，开创了一套以理论、逻辑等思辨方式来抉择的学风。

这在当时引起很大回响，大家都极为赞叹、乐于接受，认为这种方式很好。据说祂在中观见解上造诣高深，在密乘修持上则是一位度母成就者，曾亲见度母本尊。在这样内外兼修的证量之下，桑浦寺得到极大弘扬，日益兴盛。

祂圆寂后,由其侄子俄·洛丹西绕(Ngok Loden Sherab)——也就是「小俄译师」——继任桑浦大堪布。小俄也曾赴克什米尔求学。祂讲经说法时,很多人甚至认为祂在佛学上的成就超过了叔父大俄译师。

据说祂讲经时听闻的弟子有两万之众。祂把法称大师的因明学说做了大量翻译,重新整理后讲述,同样引起轰动。但这还不是桑浦寺最鼎盛的时候。

最鼎盛是在第六代大堪布恰巴·曲吉狮子(Chapa Chökyi Sengge)的时代,约十一世纪、其去世前后。祂本人是极擅因明的大辩论家,写了大量因明著作,并建立了许多关于因明辩论的体制与系统。因此许多学者认为,整个藏传佛教各寺以辩论方式学习经教的传统,正是由恰巴·曲吉狮子所开创。

从那时起,各地凡有一定学识与佛学造诣的学者,都想去桑浦寺。因为大、小俄译师与恰巴·曲吉狮子等历代大师,不断翻译大量印度因明著作,并广为宣讲。恰巴时代所开创的因明学说,被称为「新因明」;相对地,俄译师在世时所传的部分,则被归为「旧因明」。

在历代堪布、学者努力下,桑浦寺发展出一座完整而有系统的佛学院,慕名前来求学的僧人比比皆是,其中就包括宗喀巴大师。宗喀巴后来开创格鲁派,祂所建的格鲁派寺庙,包括其中的一切系统、体制、修学次第,以及佛学院的教学制度,可以说完全承袭自噶当派与桑浦寺整套系统。当然,祂在全盘承接之后,又做了许多细节研究,增添了不少规矩,使整个系统更加完善、更有制度。

要知道,噶当派虽名为「噶当派」,实则是整个藏传佛教在新译、后弘时期最重要的一个经教、学习、修心体系,早已超越了派系的界限。后来无论哪一派,在讲述经教、修行时,都必定引用、依据噶当派祖师大德的学说与思想,没有一个例外。绝不会因为「这是噶当派的、不是我派的」就排斥不用。

像阿底峡尊者的心子博多瓦大师,祂有一位很有名的心子,大家应该都知道,就是朗日塘巴大师——《修心八颂》的作者。论修心口诀的教授,祂意义非凡。祂的《修心八颂》至今仍是各派修心口诀中的精华,无人能出其右。

八颂里每一字、每一句都是修心的精髓；对一个想实修解脱的人来说，没有一个不需要了解《修心八颂》。朗日塘巴一生的行为与佛行事业，所显现的一切，不论哪一派都公认他是无比的菩萨。他的传记里可以看到，遇到种种人事，他常以菩提心摄持。

他说过：「不论身在何处，都不会忘失利益有情之心；哪怕眼睛瞎了、耳朵聋了、身体僵硬，也不会舍弃菩提心。」他的上师傅多瓦也赞叹他：「你所得的一切功德与安乐，都由你的菩提心而生。」这也从侧面印证朗日塘巴菩提心修为之高深。

朗日塘巴自己也说，他从未做过一次庸俗的呼吸——意思是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都不曾离开菩提心与正法的心念。他一生所收到的一切财物供养，分毫不留，全部拿去供养上师与僧团，自己毫无保留。《普贤上师言教论》里也多次提到他的公案。

有名的一则是：弟子们问他：「为什么您总是黑着脸、不苟言笑？」并请求他能否对大家展露一点笑容。朗日塘巴回答：「每每想到轮回的痛苦，想到众生深陷轮回的伤痛与烦恼病苦之中，我就实在无法心生欢喜。」

」他一生对菩提心的修习举世公认。许多学者大师都赞叹：朗日塘巴分分秒秒心不离清净智慧、不离诸佛菩萨加持的三摩地，并不断为一切众生修持自他交换。他是把《修心八颂》的内容彻底圆满实践的大成就者。

因此他的《修心八颂》不只有文词上的影响力，字里行间更含摄了他一生修行的证量与加持。任何后世依《修心八颂》修持的人，都能得到非凡的加持。朗日塘巴本身也是神通与加持力极为殊胜的大成就者，只是他刻意隐藏。

传记里有一则：有一次发大水，眼看要淹没农田，田主前来求助。朗日塘巴在一只牛角里塞进一张纸条，盖上盖子、加了印章，交给那人说：「你把这牛角丢进水里，水淹到的地方就会退。」农夫照做，洪水果然没淹到他的田——几乎到了临界处，水就拐了个弯。

农夫觉得太神奇了，很想看看里头到底放了什么殊胜法宝，竟有如此威力能让洪水退去。打开一看，纸条上只写了几个字：「金刚狮子比丘在此，洪水速退。」「金刚狮子」(Dorje Sengge)正是朗日塘巴的出家法号。

就这么简单几个字便有如此效用——因为祂确已证得登地菩萨的境界，单单名号就有无量加持与力量。这是确有其事的。我们所知的一切佛号、菩萨名号，持诵时都能感受到加持、消除诸多障碍；同样，朗日塘巴单以名号就能成办此事，也可印证祂已臻登地菩萨之境。

所以朗日塘巴在噶当派中非常重要。噶当派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祖师极多，无法一一尽述。总之，桑浦寺不仅是完整弘扬噶当派教法的重镇，后来更影响、催生了纳塘寺等佛教重镇。

祂所开创的完善佛学院体制由此发端，经几代大堪布的努力，形成了一套完整体系与清晰的因明、辩论系统。这里包括新、旧因明学说，后来也被称为「桑浦派系」的因明学。后世讲《量论》或因明派系时，便有所谓「桑浦派系」一说。

就连我们现在看到的西藏拉萨辩论的方式——那套仪式或做法——也是桑浦寺所开创。一般看到显宗喇嘛辩论时会击掌，这动作其实不是表演，而是有很好的寓意在其中。起初祂们会不断击掌，击掌代表「破邪」；同时口中不断念文殊菩萨的种子字「dhih」。

一方面祈求文殊加持、赐予智慧，一方面祈愿这场辩论圆满、生起善妙功德——寓意甚多，所以才用击掌的方式。接着还有一个「转、拉起来」的动作：左手按下、右手提起。左手按下，代表制伏、摧破世俗的一切痛苦及痛苦之因；右手提起，代表愿将一切身陷痛苦深渊的众生救拔出来。

这动作不是为好玩表演，本身有其特殊寓意。桑浦寺现在虽被归入格鲁派的属寺，但过去祂是格鲁派诸寺的元老、更早的前辈重镇。跟纳塘寺一样，祂也是当年卫藏六大寺之一。

那个年代，色拉寺、哲蚌寺、扎什伦布寺都还没有，我们现在熟知的这些以经教学制著称的寺庙都还没出现。是先有了桑浦寺，之后才有这些寺庙。所以，不论是读佛学院、学经教还是学佛学，我们都必须知道桑浦寺的历史。

祂对我们后来整个佛学体系而言，是极为重要的一座寺庙。接下来要讲的，也是萨迦派很重要的一位祖师——达钦(Dagchen)，又称贡嘎洛珠(Kunga Lodro)。「达

钦」是祂继承第一代萨迦法王丹宜钦波·桑波帕(Danyi Chenpo Zangpo Pal)名号而来。

祂是丹宜钦波的儿子。(译者注:丹宜钦波·桑波帕即第七、八课的达尼钦波桑波——八思巴同父异母弟之子、确立萨迦娶妻承嗣的那位。据本课,才旺诺布(宝上师)的前世应是其子贡嘎洛珠;这与前课把「达尼钦波桑波本人」视作宝上师前世的说法略有出入,父子关系可与前课对照厘清。

)由此可知,过去祖师曾以「师徒二人」同时示现,也有直接以「父子」方式转世的。这位贡嘎洛珠大师即是一例。在萨迦派其他仪轨全集里,一般见不到以这个名号称呼祂。

但仁珍才旺诺布的著作中,却以「Nyön(疯)」来称赞祂。「Nyön」是「发疯」之意——但要知道,藏传佛教里的「疯」多指有伟大成就、能扭转世俗现象的大成就者,唯有这样的人才够格被称为「Nyön」。(译者注:「Nyön/Nyönpa」在藏传佛教中是极高的敬称,专指证量高深、可现疯狂之相以破世俗执著的成就者,并非贬义。

)所以可以说,祂是萨迦达钦世系中一位证量极高的大成就者。据说祂在世时示现许多伟大神通,震慑众人。要了解祂,可从元朝史料及萨迦世系里看到——祂是八思巴大师的侄孙。

祂属于萨迦昆氏血脉。当然这也有争议:丹宜钦波·桑波帕在世时,本身就被质疑是否真为萨迦血脉,所以后来归纳贡嘎洛珠时也有相关疑问。但萨迦世系史最终仍把祂们都归纳了进来。

丹宜钦波·桑波帕有好几位佛母,其中一位所生之子便是贡嘎洛珠。据说祂十一岁时便入朝面见元仁宗,受到皇帝、后妃与群臣敬仰。一个年纪那么小的孩子就得到皇宫贵族的尊敬,可见必有非凡表现。

这里虽无太多记载,但从零星文字仍可窥见一二。祂二十岁才真正返回西藏。后来祂以在家人身份(其实后来仍受了戒),用黄金金汁书写《甘珠尔》大藏经,又请了许多译师,把收集到的各种印度大师论作译成藏文。

他利用宫廷影响力取得大量资粮,却不自己享用,而是全数转给各大寺院,无私供养数万僧众,每位僧人发放一钱黄金。他对百姓也贡献极大。当时整个西藏由元朝统治,每年要向元廷缴纳大量税赋。

贡嘎洛珠向皇帝请命,免除了卫藏地区多年的税务,大大减轻了百姓压力。约二十六岁时,丹宜钦波·桑波帕圆寂,他继任元朝国师及萨迦丹宜钦波之位,成为第三代白兰王。白兰王第一代是恰那多吉(Chana Dorje);第二代是索南桑波(即汉文所称索南藏卜)。

索南桑波的母亲不甚清楚。《红史》提到他可能出生于汉地,但后来学者认为是把丹宜钦波·桑波帕在汉地所生之子搞混了。丹宜钦波·桑波帕当年被流放杭州后,娶了一位汉族女子并生子——一说这孩子往返途中夭折,没能活下来。

也有人认为,那孩子是为免日后受非议而「诈死」、另换新身份。丹宜钦波·桑波帕在当时确实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,主要是身份上的争议;他没有强力后台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。若这传言属实,也情有可原——否则那位汉族所生之子回到藏区,必会遭受更严重的刁难。

换个身份,确有可能。但那孩子是不是索南桑波,一般认为不太可能。因为萨迦世系史说,索南桑波的母亲是当时的蒙古门达(Muntuk?

,)公主。他也被敕封为第二代白兰王。门达公主为他生了一个孩子仁丹娜里,据说也夭折了。

索南桑波本人也很年轻就圆寂。于是白兰王之位直接传给了贡嘎洛珠,由他获得第三代白兰王的称号。「白兰王」这称号本身颇有争议。

有人认为他可算是当时整个西藏地区的统治者;也有学者认为白兰王只是荣誉头衔、王爷或驸马爷的称呼,并无实质统治权。所以他虽名为白兰王,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王。这种说法的背景是:元朝皇帝为了更好地统治藏地,以联姻方式与萨迦昆氏家族建立关系。

第一代白兰王恰那多吉是八思巴的弟弟。恰那多吉幼年便随八思巴与伯父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,会见了当时的皇帝,并在凉州住了许多年。凉州对佛教也是重要之

地,许多大师曾在那里驻锡,连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圣像(凉州瑞像)也曾在凉州安放很长一段时间。

恰那多吉是第一代白兰王,娶了阔端(Godan)之女莫卡顿公主,之后返回萨迦。他与莫卡顿公主没有孩子;后来又娶了夏鲁(Shalu)万户长之女,才有了后代。他的孩子长大后成为元朝第三任国师,被忽必烈封为国师,并为八思巴建造了水晶宝塔。

这个儿子名叫达玛帕拉(即达巴·洛追·坚赞)。达玛帕拉圆寂后,才由丹宜钦波·桑波帕继任国师与萨迦法王之位。所以从第一代恰那多吉、第二代索南桑波,到第三代贡嘎洛珠白兰王,他们都是政治联姻下的产物——与其说是牺牲品,不如说是元朝皇帝为方便统治而做的联姻安排。

第三位贡嘎洛珠大师的母亲,其实原是他哥哥的妻子——即前面提到索南桑波的妻子门达公主,后来依例转由贡嘎洛珠承继。从他们开始,萨迦分为四个拉章(Ladrang),贡嘎洛珠成为其中第一个拉章的开创者。他第二顺位妻子所生之子(贝钦·沃?

,)成为第四代白兰王;而第四代白兰王之后,元朝也就灭亡了。后来「白兰王」称号仍被萨迦派视为重要历史。当年元朝皇帝赐给恰那多吉的金印是骆驼形状的金驼印,这枚白兰王金印至今仍留存,在现任老萨迦法王手中,网络上可以看到。

仁珍才旺诺布的传记特别提到,贡嘎洛珠是一位愤怒莲师的大成就者,一生持诵忿怒莲师心咒达一亿遍。这也与娘·尼玛沃瑟(Nyangral Nyima Özer)大师有历史渊源。萨迦派与宁玛派过去其实关系极深——早期萨迦派许多成就者,在成为元朝国师之前,历代家族的成就者们都在修莲师法门:普巴金刚、真实意,尤其是愤怒莲师与娘·尼玛沃瑟的法。

(译者注:娘·尼玛沃瑟即第六、七课的酿·尼玛瓠子,五大伏藏王之一,音译待统一。)所以他与娘·尼玛沃瑟渊源极深。好,这部分下一堂课再讲——下一课来说萨迦派与娘·尼玛沃瑟的这段渊源,我觉得还是得讲。

好,今天就先到这里。

